



# 为爱停留三分钟

王凤英

男人和女人相爱了，不久他们便结了婚，婚后才发现，他们彼此的缺点都暴露无遗。她是个喜欢干净的人，可他的生活却不拘小节，他的臭袜子总是到处乱扔，文件夹也到处乱摆；而她却是个十分迷恋网络的人，每次下班回来，总是看到她在网上，根本不顾及他的感受，为此，他对她很是不满。

他经常抱怨她不是贤妻良母，而她也指责他一点都不爱整洁不爱卫生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常常因为生活中这些琐事发生争执，甚至大动肝火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她总会愤然回了娘家，而他总是在她身后大喊着，有本事你就走！永远都别回来。

可是，每次不出两三天他就会来接她，他知道其实他离不开女人。除了有时迷恋网络外，女人总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而她每次不等他来接她，她就准备好了回家的理由，她知道男人是个好丈夫，每个月都会把薪水原封不动地交给她，下班后也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在外喝酒应酬。

可是，无休止的争吵依然在进行。只是后来她发现，每次争吵后在她离家出走三分钟，她的心就会渐渐平静下来，她就会开始后悔离家出走，可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娘家走。而他也发现，每次在她离开三分钟后，他的心就会一阵的绞痛：自己是男人，为什么就不能对女人忍让一点呢？

而他们双方的父母为此操碎了心，一直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他们的闹腾。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，女人没有回娘家，而男人也没有回父母那里去，双方的父母反倒忐忑不安了，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这一天，女人的父母和男人的父母一起来到了他们的小家，却看到他们在安安稳稳、平平静静，他们为此很不解。而男人和女人这才恍然大悟，他们忘记了告诉父母，他们定下了为爱停留三分种的约定，那就是，每次吵得最凶时，只要一方喊停，双方都要为爱停留三分钟。所以他们就十多天来，女人便没有再回娘家，而男人也没有再回父母那里去。

其实，生活中，每当我们发脾气时，不妨都为爱停留三分钟。为爱停留三分钟，可以让呼吸平静，让气氛缓和，让心情平静！为爱停留三分钟，可以让伤害远离我们，让彼此得到包容，还我们一个宁静而幸福的家庭！

(本版插图 涛涛)



# 一对手机

张学伟

结婚20周年，王一浪漫了一把，花2400元买回两个手机。自己留了一部，将另一部送给老婆。老婆愣怔了半晌，然后给老公一个香吻。

两口子还是第一次玩手机，嫌打电话费钱，便学着发短信。王一发短信也玩新鲜的，不用拼音，用笔画画。老婆也跟着学，常常厮守一起，你教我学。老婆赞叹，高科技就是高科技，划一下，字就出来了。

王一这手机用了两年，嫌落伍，将手机扔抽屉里，花了3000元换了新手机。新买的手机非常漂亮，银色外表，翻盖新款，带有摄像头，还能接收表情、图片。王一爱不释手，同事啧啧有声。显摆给老婆，老婆却说，要那么多花样干吗？我还是喜欢老款手机。

新手机没用两年，翻盖线头断了，维修几次，效果不理想。于是，王一卖掉手机，换了第三款。推盖的，有MP3，价钱还便宜。王一连上卫生间，都会惬意地听着手机里的歌曲。只是，这款手机后来莫名其妙丢失了。

接着，王一又买了款手机，直板的，有MP4，屏幕大，动态图片非常清晰……

连王一也没有想到，10年间，手机不是丢，就是坏，手机换了不下8款！这天，王一第8部手机不幸又丢失了，赶紧将卡买了回来。心里正嘀咕着，手机还买不买？这时，老婆从卧室出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老公，还是我送你一款手机吧！”王一一听，乐不可支，知我者妻也！岂料，瞧了瞧，扑哧一声乐了。老婆送的手机，正是当年自己买的第一款手机！王一来不及多想，迅速将卡装进手机，手机嘀嘀嘟嘟响了，来短信了！一看，是老婆发的“恭喜手机又成了一对，庆祝咱们结婚30周年！”

王一眼睛一亮，一把将老婆揽在怀里。自那以后，王一一直使用着这款手机。

家后边有条巷子，是个农贸市场，巷子不长地方不大，但是什么鸡鸭牛羊、青菜豆腐、腊肠糕饼……凡是衣食住行生活所需不但价廉物美还应有尽有。

我却难得去一趟，某日车才停好，就看到眼前沿着墙摆着一排漂亮的盆栽花架，有九重葛、日日春、色堇、四季秋海棠……又见四下无人，忍不住趋前赏起花来。瞧了又瞧，看中了一盆盛开的波斯菊，却找不着商家，绕到后巷问了一下，转弯来到市场寻人。

已经打烊的菜市场，安静得像午后沉睡的猫咪。一家门口搁着的木台上，也有些美丽的盆花在阳光下怒放，随口喊着：“有人卖花吗？”

一个矮小滚圆的女人从背后的鞋店跳了出来，热情地招呼起来，口若悬河地说这里和那里的盆花都是她家的，除了我上看的那盆美，其他的也都美，不如多买两盆回去，肯定算便宜就是了……我笑着摇摇头坚持只买一盆，便匆忙赶去办事。

花死了。一个周日傍晚又去找她买花，菜市场没个人影，车子可以一路开到她敞着的店门口。她正坐着为一个女客人修剪手脚指甲，店里摆满一地的夹脚拖鞋，款式新颖价格公道，买了两双，回头见菜摊上还有些卖剩的土鸡蛋，便顺手带些。算账时，女人又从背后跳了出来，爽快地说：“看你是老客户呀，这些鸡蛋加那些青豆，还有酸白笋、南瓜，统统十元卖给你。”

我诧异得说不出话来，不是居然这么便宜，而是，她居然什么都卖？还卖些什么呢？我这才仔细打量那间小鞋店，一大半是展示鞋子，角落墙上安放着一整排不知名的化妆品、保

# 老妈的生活

万家灯火

彭胜发

天都做着这些同样的事，我也有些腻了，还真想感受一下另一种生活呢。老妈辛苦了一辈子，是该让老妈休息一下了，于是我和老婆商议，家务事以后就由我们承担，反正女儿也上学了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时刻守着。为了让老妈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给老妈报了一个旅游团，让老妈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老妈对留守在家的我们千叮万嘱后才上了旅游车。上车一个多小时，我接到了老妈的电话：“冰箱里还有我买的牛肉，不用再用以前那着吃。”我告诉老妈，只管去玩，家里的事情别惦记。可过了半小时，又接到了老妈的电话：“你们会做牛肉吗？做牛肉时记得放点桂皮、茴香，厨房里都有。”我只好告诉老妈，不会做的菜我们会上网搜，不

用为我们担心……如此老妈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关于厨房的事，直到我要生气了，老妈才答应不再给我打电话，安心去旅游。

几天之后，老妈带着旅游的快快乐回了家，一进门就打听我们这些天吃了些什么，得知我们都吃得很丰盛时，才乐滋滋地跟我们说起她旅游中的趣事。当我问起老妈还想去哪里旅游时，老妈却说：“你说这次旅游只花了几百元，可别人说得两千多元，才这几天就花了那么多多的钱，花得我心疼，以后再也不去了，再说，这几天没给你们做饭，我感觉有点空落落的，我还是给你们做家奴吧，做家奴踏实。”

老妈不再听我们的劝，又走进了厨房，我和老婆只好跟着老妈，加入家奴行列。

# 老爸陪我炒股

人在途中

刘铁石

我是中山大学经济系的学生，今年暑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，他要求我们班的同学假期投资一部分钱入股市，不虚度假期还是实战都可以，要是一个月内，没有赔钱，就算及格。

老爸是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股民。暑假一回到家，我就把“作业”向老爸说了，并请他“助战”。刚开始老爸还不积极，想袖手旁观。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终于答应当我的“军师”，帮我打赢这一仗。

自从当了“军师”，老爸还挺有责任心，不是在家查资料，便上证券交易所观看股市行情，简直没有休息的时间。经过仔细研究，老爸最后叫我买了中国国贸的股票。刚开始，这支股票走势良好，不停地涨，我乐得一天到晚合不拢嘴，心想这回作业不但可以及格，而且还可能趁着暑假赚点银子。可是老爸却要我不高兴得太早了，泼我的冷水说，股市行情瞬息万变，笑在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。

老爸真是料事如神，一个月后



这支股票果然一个劲地跌，我急得晚上觉都睡不着，老爸也束手无策。后来在离我下半期开学没几天的时候，我和老爸一起到证券交易所，买出了这支股票，这时这支股票缩水了将近20%。

这次炒股让我体验到股市变幻莫测，很新鲜，自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份作业只能不及格了。回到家后老爸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，对我说，他支持我做这个作业，只是想要我明白股市并不像书写的那么简单，这是一个变化莫测的市场，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绿肥红瘦。投资股市不像种地开机床那样是获取实实在在的收益，而是一种虚拟经济，年轻人一定要谨慎，培养风险意识。

城市空间

# 不能只做一件事

浮云

养品、美容器材。“除了化妆品，我还卖茶叶。”她手脚利落地忙着帮客人修脚皮、上蔻丹，头也没抬地说。还有呢？女人挪出只手，指指门檐上挂着的一面手写广告牌：束腹塑臀、塑形控脂、美白清肌、彩妆宴会、改型改色、开运绣眉……

“我是手腕神经受伤，现在不帮人做减肥油压了，如果你要做，我可以配合，不过要到公司的工作室做。”女人叨叨说着手没停过。什么？还有工作室？

“总不能把你压在这里的地上做吧？”女人促狭地朝我眨眨眼，“告诉你，我每天早上还卖猪肉呢。”“你什么都在卖啊？什么钱都赚啊？”简直三头六臂。”

“人不能只做一件事！”女人笃定地边说边爽朗地呵呵笑。

隔两天去换鞋的时候，她急着出门办事，说要换鞋自己慢慢挑。随即将我一个人留在店里，自己骑上自行车走了。

阿珠，一个隐藏在菜市场里奇女子，浑身上下爆发着一股旺盛的生命力，稍一靠近就让人跟着亢奋起来：一定要努力打拼认真过日子才行啊！

在王金贵的指挥下，几个人架胳膊的架胳膊，扶腿的扶腿，连架带扶扶着高新一步步往前挪动。

院里的大妈、大伯、大叔见孙豫生他们帮着高新一步步往前挪动，纷纷打躬作揖。

“三姐，好好锻炼，听说人家有人瘫痪后就这样锻炼了。”

“三姐，有病要想开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病要一下一下治，心放平，气放长，咱总有病好的那一天。”

“三姐，别着急，那说大胖他妈正给你找偏方，说能治你的病，俺也都给你打听治病的好方子呢，别着急啊，慢慢治。”

高新一听高新的话，歪着头说：“三姐，不喊你三哥啦，你吹开了不是，就你咋走都中？咱走，今天不把你腿走肿，胳膊走疼咱不罢休，来，咱哥几个架老三走，看他到底有多大劲？”

背下来开始锻炼了，没有搞啥独立大队开啥小黑会，也没有搞阴谋诡计，全是光明正大的事。”

邱仲慧说：“要是这，那咱就接着架起三哥活动吧。三哥，中不中，还休息不休息了？”

“中，反正我又不用力，是你们架我，咋走都中。”高新一听这么多人帮他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只要你们有劲，咱就一直走。”

孟宪生一听高新的话，歪着头说：“老三，不喊你三哥啦，你吹开了不是，就你咋走都中？咱走，今天不把你腿走肿，胳膊走疼咱不罢休，来，咱哥几个架老三走，看他到底有多大劲？”

孟宪生这样一说，邱仲慧、许兰生、孙继成、邓伟都围过来，四个人架起高新一步步往前挪动。

孟宪生一见人用不完，就说道：“人多力量大，我先歇会儿啊，等我负责背老三回家。”

说完，跟着王金贵他们一起当起了甩手掌柜，脸上一脸的得意。

许兰生、邱仲慧他们架着高新一步步挪地，在院院里走了两圈，许兰生等人累得上直冒汗。

许兰生翻翻白眼，对高新一说：“三哥，你也不说叫兄弟们歇会，你非叫俺几个累死你才干净！这一架你悠悠转转，你这就转上瘾了！”

高新一听高新的话，歪着头说：“三哥，不喊你三哥啦，你吹开了不是，就你咋走都中？咱走，今天不把你腿走肿，胳膊走疼咱不罢休，来，咱哥几个架老三走，看他到底有多大劲？”

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

# 连载

四爷爷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去世。我参加了他的葬礼，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的学子了。

很多年之后，一九七一年我从监狱释放出来，被送去干校种稻子。那里有位年长的人看到我的姓。

“问您个问题，行吗？”他说。“您说。”我答。

“英？”他继续道，“这个姓可少见。您是英四爷的亲戚？”

“是，他是我叔爷爷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哟！他老人家是我师父！”那位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。他说他以前是英四爷开印刷厂的学徒。

英四爷的儿子之中，有一位十有八岁时勾引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头。我说的这种丫环，那年头儿讲究不是雇的，是买的。英家的长辈觉得这种行为大逆不道，就把他开除族籍赶出家门，基本上跟家里失去了联系。

他做过很多事来谋生，最终成为走街串巷收购穷人家最后一点财物的小贩。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都城，有很多当官的都住在北京，还有很多满洲的旗人。到那时这些人没有收入了，开始卖家当。这些东西还挺值钱的，艺术品，铜器之类。我的这位叔叔就在胡同里做这种不完全合法的买卖。但我得说，他对我的表演产生过相当的影响。我扮演的《茶馆》中的刘麻子，他是我人物塑造的主要参考对象。事实上，我在准备这个角色时，他还带我去过一次茶馆。有的专门是石匠去的茶馆，还有的是木匠爱聚的。他带我去的那个是拉皮条的最喜欢去的茶馆。

茶馆的气氛很有意思。他们聚在一起时，这些当官都在那里高谈阔论，胡吹海擂。

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颐和园西北十公里有个温泉，是我们家夏天避暑的地方，我至今还拥有那块土地。离英家别墅不远，有一块很大的石头，上写着：“水流云在”，每个字都超过两米高，将我祖父的书法刻在摩崖之上。意取杜甫诗句：“但使愿无违，长吟望望时。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”巨石位于温泉老院内山顶，现在成了旅游景点。几年前，我花钱修整了一下，以示对这位非常人物的敬佩。我还花了更多的钱，在这块地上重建了一所别墅，希望能在那里度假。

我们家原本在那儿的宅子很不错。我家那时很富有。附近还有三四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温泉造了

夏天避暑的房子，但是房子和房子之间有相当的距离。其他住户都是清华大学的学子了。

有时候，在那里度假的有钱人家会相互之间作些礼节上的拜访。通常只是长辈互相拜访，但有时也会带孩子们来。我父母很开明，也欢迎当地的穷人来我家。所以我常去玩的一些孩子当中有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也有穷人家的孩子。

我们的别墅是在山坡上比较高的位置，在我们下面住着一户当地的人家，那家有个女孩跟我们年龄相似。她很活泼，我们几个孩子常和她一起玩耍。但大约七岁那年有一天她不再来了。我们去她家找她。我们透过纸窗听到她母亲在那里说：“别大哭小叫的！每个女孩子都要过这一关！”

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她才出现。我们去找她，求她家人让她和我们一起玩。

“她忙着呢！”大人们告诉我们，好像那么一句就把情况解释清。她才七岁，能忙什么？

几个星期后，她终于走出家门，走路歪歪斜斜的。我们几个都盯着她的脚看，那看来是关键所在。

我们围着问她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妈硬让我缠脚。”她说。

我们都特别好奇：“能让我们看看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她说，“不能让人看。”

当时缠脚已被禁，可在农村，缠脚依然流行。我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听说过这事。当然，村子里所有年纪大的女人都缠了脚，我知道她们年纪小的时候也经历了这个过程。

我们几个孩子缠着问她为什么她妈硬要她这样。她害臊地说：“我妈说我要是不缠脚，赶明儿没人娶我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妈来了，赶着让我们走。她大声说：“赶不赶明儿？谁娶个女脚女人？女脚女人谁要？”

我们几个孩子都四下跑开了。“不许你们再和她一起玩了！”她母亲在我们身后喊道。

我确实再也没和她一起玩过。不过她母亲对我的态度比对其他男孩要宽容。他们是当地人，在她母亲眼中，我也许将来能成为她女儿的对象。

那女孩的小脸确实漂亮。